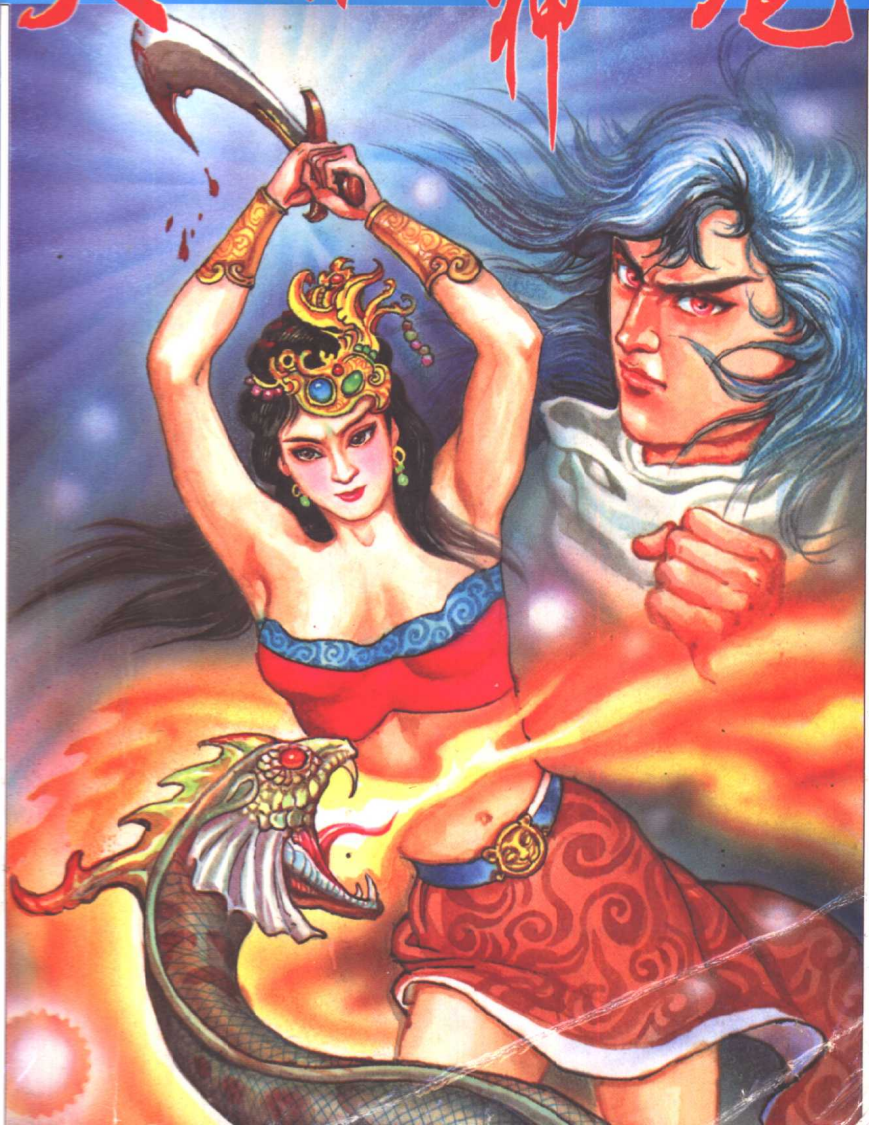


珍藏版

大湖神龙



辛弃疾作品集

大湖神龙

辛弃疾 著

(上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大湖神龍

辛弃疾 著

(下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：王巨川

封面设计：怀 宇

责任监制：刘青海

大 湖 神 龙

辛弃疾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5.375 印张 336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—5418—1600—0/I·424

(上、下册) 定价：19.80 元

本社出版各类图书，涉及著作权，肖像权等权利
责任由编著者承担。如发生此类纠纷，请直接与编著
者联系，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
本社图书凡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
刷厂联系调换。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大湖上的第一条好汉“鬼见愁”莫云，自小的换帖兄弟“浪里白条”凌风被人神秘暗算。莫云遍寻凶手誓要为弟报仇，与凌风的旧日情人柳依依联手诛杀了仇人雷鸣天，捣毁了雷鸣天精心营建的“大湖天宫”。其丑无比的莫云，和宝丰第一美女、雷鸣天的干女儿柳依依，则在讨雷之举中完成了英雄美人结百年伉俪的演义故事。

目 录

一	(1)
二	(21)
三	(40)
四	(58)
五	(76)
六	(94)
七	(110)
八	(123)
九	(140)
十	(154)
十一	(164)
十二	(180)
十三	(194)
十四	(209)
十五	(230)

目 录

十六	(239)
十七	(261)
十八	(277)
十九	(296)
二十	(315)
二十一	(322)
二十二	(341)
二十三	(358)
二十四	(372)
二十五	(386)
二十六	(401)
二十七	(419)
二十八	(437)
二十九	(454)
三十	(467)

阴霾的天空，呈现一片郁悒的铅灰色，西北风起自空空的远方，既劲且急，却吹不下一粒雪花来，从天空到地上，反倒是一片干啦啦的寒意浓，浓得天要裂开来，连人们的灰青脸蛋也似要被撕裂开来一般——

原是江南十月小阳春的天气。

今年的十月冷得有些怪，也冷得人缩手缩脚的不敢出门。

远在苏州城西方大约十里地的枫桥，临江幽隐如处世外的寒山寺后面客室中，一个四方铜火炉，炉子上面有个“沙沙”响的茶壶，炭火把一室寒意驱尽，也把茶壶中的泉水滚开来。有个沙弥正举着一个景德镇细瓷大肚子茶壶，冲开一壶上好的龙井。桌面上，两只细得几乎透明的茶杯便分放在两个人的面前。

小沙弥把两只茶杯注满茶，恭谨的站在一位老僧身后，低头又望着桌面上的棋盘而面露微笑……

坐在老僧对面的，乍看起来准会吓人一跳，那么一张几乎大得有如畸形大团面，生了一双铜铃眼，双耳垂肩，大蒜鼻子下面一张大鲤鱼嘴巴，他那腮帮子上有如猪鬃般虬髯大胡子黑如漆墨，如果什么地方看着顺眼？光景也只有那么一口晶莹如贝的牙齿吧！

此刻——

老僧微垂灰眉，面含微笑，而对面的虬髯大汉却正自深思熟虑而又举棋不定呢！

就在这冷风阵阵吹得窗格子“吱吱”响，寒山寺前面的几株五叶巨松“嗖嗖”摇的时候，寒山寺正殿大门外却传来擂鼓

似的拍门声，站在老僧身后的沙弥不等老僧吩咐，便立刻走出客室，边跑边高声道：“来啦！”

于是，寒山寺的大门“呀”然一声被沙弥拉开来，小沙弥怕吃到门外的冷风，是以左手捂住嘴巴，翻着大眼看过去，只见这人的大半个脸全包在一块灰巾中，一身劲装，上身还披了一张棕麻蓑衣，满面看来只有两只大眼在生动地眨巴不停，一见小沙弥开门来，早慌急的问：“请问小师父，老龙帮飞龙堂堂主莫爷在吗？”

小沙弥边点着头，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那人这时搓搓手，边把灰巾拉下来：“湖岸漂来一艘船，那只小船上躺着两个人，好像是老龙帮的人，全死了呢！”

小沙弥一听有人死了，这是出了人命，立刻回身往大殿后面跑去，他一进客室，发觉状似释迦尊者的黑大个子，正轻松至极，满身洒脱，状至愉快的端起茶杯来，边微笑的看着师父动脑筋呢！

这时见小沙弥飞快的闯进来，不由侧面望去：“悟空，什么事？”

有点猴相的小沙弥哈着大气，来到桌前，他似是怕打扰师父棋路，小声但却沉重的道：“外面有人来说，你们帮里漂来一艘小划子，上面躺了两个人是没了气的。”

黑汉一听，“唬”的一下子站起身来，正要往外走去呢，却不料正在沉思的老和尚，冷冷一笑：“可是投子投降了？”

“谁说我输了，帮里有人死了，我得去看看是怎么回事，完了我还会来的。”

老和尚摇着头，道：“走出此室，就算承认自己输了，我老和尚绝不勉强，莫施主你好生想想再决定！”

黑汉正是太湖横山“老龙帮”飞龙堂堂主“鬼见愁”莫云，听了老和尚的话，不由一阵迟疑，思忖间，一狠心咬牙道：“棋势对我有利，岂能认输，不过大师可得快走，我莫云可不能久

待啊!”

边拉过椅子又坐下来。

然而，老和尚却更慢了，一步棋想了又想，似落子又不落的样子，直把个“鬼见愁”莫云急得几乎把棋盘掀翻，只见他抓耳挠腮，浓眉压住眼睫毛，两只脚尽在地上跺，就在他这种急燥中，下了四五子，边城已尽失，双方人马中央大战。不旋踵间，老和尚中押大胜，莫云满盘皆此，气的双手在棋盘上一阵搅和，起身就走，边走边道：“我不服!”

老和尚哈哈笑道：“不服教师挨的打，如果咱们再下，保证你还输!”

莫云猛回头，站在门边，道：“你可是趁我心中有事?”

轻点着头，老和尚道：“一个有修为的人，越在状况不利的时候，愈见其冷静，愈是紧急的时候，更见其有条不紊，立马造桥，极易出错，喜怒不形于色者，老成持重，如今江岸有贵帮小船，船上又有死人，横山距此数十里水面，你又何必急燥一时，何如慢慢走去，边可筹思对策!”

“鬼见愁”莫云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未习棋艺先炼性，是你们出家人的做法，我莫云却是藉着下棋磨炼性子，比起大师来，还是略逊一筹，哈……”

边大笑着，大踏步直往寺外走去。

身后面，老和尚一笑道：“藉着哈哈笑声，岂能掩饰自己的急燥，那脚步走地有声，可知一般了!”

小沙弥跟在莫云后面，但到了寺门外，早已不见送信的人。

莫云不由问：“人呢?”

小沙弥猴眼溜圆的转动不停，且往远处望着：“刚才还在呢!”

“鬼见愁”莫云在想，这送信的人一定不是太湖老龙帮的人，否则他不会，也不敢这么撂下话来立刻走人!

但正因为不是老龙帮的人，莫云立刻觉着事情有些不大对

劲，其一：这人怎会知道自己在寒山寺同智上大师下棋？

其二：江边也有老龙帮的船在，何以船上没人去处理？

“鬼见愁”莫云匆匆赶到江边，只见远处几株枯枝老柳树下面，正围了不少人在议论纷纷，指手划脚。

莫云拨开众人往小划船上看去，不由一惊，他颤抖着高声吼道：“兄弟！”

高大粗壮的身子一跃而落在划船上，划船不过两丈五，莫云跃到船上，小船只是稍有晃动。

青布短棉袄上面血红一片，半张脸同船板上的一滩半干不干的血粘和在一起，双目凸出，嘴巴张大，右手五指死命地抓住一块船板，光景是死不瞑目而又带着满腹不平，离开这令人倒尽胃口而又莫名其妙得离谱的人世间！

这人后面，是一个摇橹的，双手尚紧紧抓住橹把一端，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，青脸蛋贴在胸前，早断气了！

两个人全是“老龙帮”的人那是一点也错不了的，因为在这两个死人中，有一个竟是“鬼见愁”莫云的换贴兄弟“浪里白条”凌风。

“鬼见愁”莫云与“浪里白条”凌风，二人世代在太湖为邻，光就是上几代留下的老房子，不知已翻修过多少次了。等到莫云与凌风，从二人搅和泥巴，直到光屁股在太湖游水，没有一天离开过，这种连谁身上几根汗毛都清楚的玩伴，就算不是亲兄弟，但与亲兄弟又有何异？

如今突然看到凌风死在面前，莫云的大扁脸直晃荡，因为他以为这一定是在做梦呢！

一手托起凌风上身，莫云仔细观察兄弟凌风伤处，伤口只有一处，但却是致命的左胸贯穿后背，只不知是由前向后刺入，还是由后向前刺穿，因为两个血洞一般大小。

再看摇橹人，全身无伤，但颈骨已断，那与脑袋搬家没啥区别，因为只不过多了外皮相连而已！

这是一件十分离奇的惨案，是谁下的手？

怎么又会漂到寒山寺附近，那么凑巧的就有人跑到寒山寺找到自己，而传讯的人却不等自己走出寺来，就消失不见，为什么？难道……

太多的症结无法解开，诸多疑问难想得通。

本来世上就有许多令人想不通的事还在不断发生，然而正因为令人想像不到，所以任何人一旦遇上，必先是一阵冲动，而冲动的结果则是误入歧途，正所谓“当局者迷”的道理了。

如今莫云就是这样，他在看了凌风二人死因之后，一个云里上跃，人已落在岸上，他指着围观众人吼道：“你们谁看到小船由那个方向漂来的！”

围观的人见他气势汹汹，不少人急忙散去。

莫云正要伸手抓人呢，早听得远处驶来的双桅船上有人高声道：“莫堂主，属下等赶来了。”

莫云举首望去，见是飞龙堂的快船，立刻转身岸边，大手一挥，高声道：“快靠过来！”

双桅快船半帆下落，只一个左满舵，相当技巧的拢在岸边。莫云跃上快船，立刻指挥手下把小船系在快船尾部，扬起双帆驶向湖心而去。

莫云这时在快船尾部掌舵的船边，他双目尽赤，双手叉腰，直直地望着拖在尾部的小船。

他不相信凌风那么快的就离开人间，他才三十过七天，英年早逝，人生大不幸，更何况他才在年初有了个胖小子，他这一死，往后弟妹可怎么个活下去啊！

想是动的初发意念。

莫云原本大半个时辰都在沉思，这时也突然暴喝似雷般的道：“冯七！”

就在莫云身后面，一个四十上下的壮汉，双手挽在腋下，嘴巴原本闭得紧紧的，这时忙恭谨的道：“属下冯七就在堂主身边

侍候着呢！”

莫云并未回头着，因为他如今思维极乱，根本未注意到冯七早在他身后站着。

“鬼见愁”莫云冷然道：“我在寒山寺下棋，你们全到那儿去了？”

冯七忙回道：“回堂主的话，属下遵照堂主吩咐，把咱们这艘快船停靠在柳堤岸一直未敢稍动。

以后有人传说这里死了咱们老龙帮的人，这才马上把船驶过来，正看到堂主在小船上，想不到竟然凌爷会死在船上。”

他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这可是谋杀，咱们一定要把凶手揪出来呀！”

“鬼见愁”莫云牙齿咬得“格崩”响：“这是早晚的事，娘的，早晚我会把这王八蛋揪出来替凌兄弟报仇！”

太湖柳岸渐渐的落入水线下面，余下的只是烟波浩渺。

一望无际的淡绿湖水，那么冷淡的卷着小小波浪，水天一线中呈现着灰惨惨而又毫无生气的色调。

严冬的太湖上总是有着令人无可奈何的哀伤与阴寒……

僵站在船尾的“鬼见愁”莫云，鼻孔中两股白气，像人家做饭时候从烟囱冒出来的白烟。

只是他所冒的不连贯，但却十分有力。

也因此对从迎面吹刮过来的西北风，虽然有着像刀割般的裂肤刺痛，但他却像是无丝毫感觉般的，胸脯挺得笔直如葱，他金刚怒目，义愤形之于色，屏气凝神，一付杀气腾腾样子！

太湖本是江南平原中心，湖泊处处，不但附近峰峦叠嶂，而且是山中有湖，湖中有山，古人有诗为证：“青为洞庭山，白是太湖水，苍茫远郊树，倏忽不相似。”

在这里，太湖的灵山秀水中，曾孕育出多少英雄儿女，令人长怀不已。

太湖中湖山岛屿十多处，其中以东洞庭与西洞庭以及马迹

山最是引人。

此三处水石之胜，天然似画，被人称为洞天福地，自不为过。

那东西洞庭与马迹山隔湖遥对，除了洞庭与马迹山之外，另有两处湖中大山，一为西山，另一即是横山。

横山在太湖西北，也是老龙帮的根据地。

老龙帮帮主“海底龙王”狄振海，统领着近百艘大小船只，就在这浩瀚的太湖讨生活，手下人几近千人。

只是这两年狄振海年事已高，正准备把肩上重担传给儿子狄化龙呢，所以平日里已很少自己走出横山老龙帮。

这日暮色灰暗。

老帮主在总堂两大高手“大海狮”展鹏飞与“浪里毒蛇”靳大成的陪同下，只见远处一艘双桅快船鼓浪驶来，船后尚拖着一艘小船。

狄振海自语道：“这是咱们的船嘛！”

靳大成当即应道：“从前桅长条旗上看，应是飞龙堂莫堂主的船。”

狄振海道：“这种时候他不在飞龙堂，赶到总堂干什么！”

这时双桅船已绕过一片芦苇，绕向一道石堤往湾中驶来。

狄振海对身边展靳二人道：“走，咱们迎上去看看，莫云在这种大冷天里赶回总堂，必有要事。”

顺着石铺山道，狄振海三人到了岸边，早见双桅快船已拢靠岸边，船上人正在拖拉后面小船。

这时全船见帮主总临，莫云当先率领全船十二名手下，全都恭身施礼：“帮主金安！”

“海底龙王”狄振海摆摆手，问道：“这时赶来总堂，可有什么大事？飞龙堂难道就不能解决吗？”

大板脸上更见乌黑，铜铃眼中泪水已在滚动，“鬼见愁”莫云单膝在船板上跪下来，哑着声音道：“凌风死了，咱们的好兄

弟死了啊！”

边扭身指着船边靠的小船。

狄振海“啊”声中，人已扑近船边，只见小船上真的死了两人，其中一人可不正是“浪里白条”凌风。

狄振海怒声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鬼见愁”莫云如戟粗胡不停抖动，鲤鱼嘴巴咧向腮帮子两边，嘶哑着声音，道：“昨日属下离开飞龙堂时候，凌风还在飞龙堂，早上过不久，他却被人谋害，一只小船把他二人漂到寒山寺附近岸边来，我这才先把两人尸体送回总堂，总得先让弟妹知道这事啊！”

原来所有老龙帮的眷属，全都住在横山，接受总堂照顾，对于船上人而言，这样更使得他们安心不少！

这时——

狄振海见凌风惨死小船，当即对莫云道：“小船留下来，后事由我处理，你马上去查清这件事，就我狄某想，太湖水面上还找不出敢于同我老龙帮作对的人。”

莫云忙道：“我想见了凌家弟妹以后，马上去调查！”

狄振海不悦的道：“事情未见端倪，就算见了凌家弟妹，也只是陪着流些眼泪。除此之外，她若追问她丈夫死因，你又拿什么话来搪塞，倒不如早些去把凶手揪出来要紧！”

“鬼见愁”莫云当即点头道：“属下这就走，弟妹面前还望帮主多加劝慰节哀！”

天突然黑下来，乌嘟嘟的墨云，像一条黑色卧单，把原本灰惨惨的太湖，密密的掩盖起来。

加之这时天已近晚，于是当莫云的双桅快船驶出石堤岸的时候，已是伸手不见五指。

有的只是船边水声，脆响在两舷，却也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，绵密哀伤，宛如细诉无尽的血腥事迹。

而眼前不就是要谱出另一场血胆事迹吗！

太湖老龙帮的飞虎堂设在太湖西山。

那儿本是个渔村，面东有座靠船小码头，湾里泊的船，除了几艘渔民的以外，余下的全是老龙帮飞虎堂的船。

莫云的船夜晚离开横山，天亮时才回到西山，天上已开始飘落雪花，天真的被冻裂了！

冯七把船顺当的靠上岸，附近几艘船上的飞龙帮众，全站在船上遥遥的高声问好！

匆匆的从另一艘船上过来一个彪形大汉，迎着莫云抱拳施礼，道：“堂主何以连夜赶回飞龙堂，可有急事？”

“鬼见愁”莫云面色僵硬，顶着雪花，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这大汉一怔，望望跟在莫云身后的冯七，只听冯七仅仅也只说出三个字：“出事了！”

三个大汉走地有声，转眼之间走入一道院门，迎面大厅廊檐下，一块惹眼的金字匾上，苍劲有力的写着“飞龙堂”三个大字。

大厅两边长长的两排厢房，外面下雪，两边厢房中正有不少人在闲嗑牙呢！

“鬼见愁”莫云才登上大厅台阶，立刻暴喝一声：“全都出来！”

下雪天不会打雷，但莫云的吼声比打雷还要响。

他才一屁股跌坐在太师椅上，大厅廊前与廊上已挤满了三十多人。

这时莫云手下两员大将，冯七与石涛二人也各自以半个屁股坐在莫云两边，跟大伙一样，就等莫云开腔了。

莫云突的一拍太师椅，沉声道：“凌副堂主被人害了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石涛同凌风私交也不错，突听此言，大吃一惊，旋即忿然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凌副堂主好端端的怎么会被害死呢，莫堂主你何不把话细说一遍！”

这时——

大厅前一袭人等也在议论纷纷，但谁也不清楚凌副堂主出事。

却听莫云沉喝道：“我到寒山寺，走时凌副堂主还在，难道你们不知凌副堂主何时离开的？你们全躲到那里去了？嗯！”

半天谁也接不上一句。

因为谁也未曾看到凌副堂主离开这西山飞龙堂。

原因至为简单，因为天冷大伙全躲在屋子里摆上龙门阵，还有些竟然赌上了。

平日里大伙在这太湖水面上押货运粮送客，光景全是辛苦买卖。

如今天寒水更寒，生意又清淡，全窝在堂口歇着呢，如果有生意，莫云也不会闲着坐船去寒山寺找智上大师下棋了。

一阵僵窒的沉默后，石涛道：“那日天冷，只怕大伙在屋里没有注意，不如找到湾里去问问船上手下人，看他们可曾看到凌副堂主行踪的！”

莫云一听，点头道：“那就快去问问。”

突听冯七冷冷道：“以我看来，凌副堂主的死，必与宝丰那边的“虎头峰”雷鸣天那帮家伙有关。”

莫云愤然道：“雷鸣天只不过湖边小镇一个地头蛇，我不信他敢动咱们老龙帮的人，除非他姓雷的不打算在宝丰混下去。”

冯七摇摇头，道：“过去姓雷的是不敢，可是最近他花银子收买了两个杀手，听说武功着实不错。”

莫云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一个包娼包赌的角色，又能干出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来。”

说着又对石涛道：“快去问来，如果真与宝丰姓雷的扯上干系，今天咱们就去收拾那群王八蛋！”

石涛抱拳一礼，大敞步走出老龙帮的飞龙堂，匆匆赶往岸边。